

灰故事

阿乙 著

极端年月

乡村派出所

男女关系

记忆与少年

小镇：上帝不要的人

杜撰集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灰故事 / 阿乙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624-7087-8

I. ①灰… II. ①阿…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6072号



灰故事 hui gushi

阿乙 著

责任编辑 陈冬梅

装帧设计 杨林青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262千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087-8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极端年月

极端年月 7

乡村派出所

一件没有侦破的案子 87
 在流放地 93
 敌敌畏 100
小卖部大侠 106
 国际影响 111
 面子 116

男女关系

男女关系 125
三到十秒 133

记忆与少年

下午出现的魔鬼 143
 黑夜 148
一九八八年和一辆雄狮摩托 156
 毕生之始 165

小镇：上帝不要的人

一九八三年	175
黄昏我们吃红薯	184
阿迪达斯	191
自杀之旅	199
葬礼照常举行	207
粮食问题	222
都是因为下了雨	227
再味	233
百分之五十	242

杜撰集

狐仙	255
春天	267
五百万汉字	279
蝴蝶效应巨著	288
世界	293
明朝和二十一世纪	297
八千里路云和月	304
下沅村的童话	311

再版序

这本小说集原版于二〇〇八年，是我的处女书，收录中短篇三十一则，此次再版删去三篇，另增两篇，合计三十篇。同时，我根据小说之间的相似性，对它们进行了分类。

这些小说写于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八年。今天我重新审视它们时，带着复杂的感情。我既后悔于当初的目空一切、沾沾自喜——它导致我的很多作品漏洞百出；也痛心于现在的自己丢失当初的激情。那由野蛮和自负带来的激情无可挽回地消失了。自二〇〇八年后，我变得越来越谨慎、自省，像一个衰竭的老拳手，已经不像当初那么不在乎失败了。

我忍不住对一些地方做了修改，同时害怕现在的老成世故会惊动当年天真的元气，因此改得不多。我在这本书里展现了太多故事（而不是文学）、太多模仿的影子（包括对皮兰德娄、博尔赫斯、阿利桑德罗·巴里科、小仲马、余华、莫言甚至是一些电影的模仿）、太多自恋的东西、太多胡编乱造的激情，我犯够了初写作者会犯的毛病，像个傻瓜一样站

在文学之外，但同时我也奠定了可能是一生的写作母题，包括对“上帝不要的人”的深刻同情、对“得不到”的宿命般的求证以及对人世的悲凉体验。

今天我还没想通文学，总感觉自己与它隔一层窗户纸。可能捅破就在一瞬间，也许需要几年、十几年。我会保持自己的进步。在这本《灰故事》里，我充满“去写什么”的激情，而这几年，我开始弄懂，重要的是“不写什么”。希望我能有更多的时间证明自己。

感谢罗永浩先生在二〇〇八年促成此书出版，几乎是他将我鼓励成一位写作者，而不是停留在写手的层次。亦要感谢北岛先生将这本书的少数篇目集合发表在《今天》杂志，开启我的发表之路。你们打来的电话，像是大雪中驰来信使，让人振奋至今。

阿乙

2012年5月23日

极端年月

极端年月 7

乡村派出所

一件没有侦破的案子 87
 在流放地 93
 敌敌畏 100
小卖部大侠 106
 国际影响 111
 面子 116

男女关系

男女关系 125
三到十秒 133

记忆与少年

下午出现的魔鬼 143
 黑夜 148
一九八八年和一辆雄狮摩托 156
 毕生之始 165

小镇：上帝不要的人

一九八三年	175
黄昏我们吃红薯	184
阿迪达斯	191
自杀之旅	199
葬礼照常举行	207
粮食问题	222
都是因为下了雨	227
再味	233
百分之五十	242

杜撰集

狐仙	255
春天	267
五百万汉字	279
蝴蝶效应巨著	288
世界	293
明朝和二十一世纪	297
八千里路云和月	304
下沉村的童话	311

极端年月

极端年月

第一部分

1998年2月14日下午

天空浩大，一只鸟儿忽然飞高，我感觉眩晕，便低下头。影子又一次叠在残缺的尸体上，就像我自己躺在那儿。

以前也见过尸体，比如刺死的，胸口留平整的创口，好让灵魂跑出来；又比如喝药的，也只是嘴唇黑掉一点。但现在我似乎明白肉身应有的真相：他的左手还在，胸部以下却被炸飞，心脏、血管、肉脂、骨节犬牙交错地摆放在一个横截面里。这样的撕裂，大约只有两匹种马往两个方向拉，才拉得出来吧。

五米外，躺着 he 烧焦的右手；八米外，是不清不楚的肠腹，和还好的下身；更远的桥上，则到处散落着别人的人体组织和衣服碎片，血糊糊，黏糊糊。桥中间的电车和出租车，像两只烧黑的鱼，趴在那里，起先有些烟，现在没了。

上午我往桥上赶时，已看到小跑而回的群众在呕吐，现在风吹过来，我还是支撑不住，我抱头蹲在地上，可是又觉得那尸体自行立了起来，在研究自己可怕的构造。我猛然看了一眼，它还是面目模糊，一动不动地躺着，我便被这孤独弄得可怜起来，便拨媛媛的电话，对

她说：我爱你。

媛媛说：你说些什么啊？

我说：我要保护你一生一世。

媛媛说：你没事吧？没事的话我挂了。

我真想拉她衣领，告诉她，我庄重地说“我爱你”，并不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而是因为一颗很小的炸弹，像撕一叠纸，撕了很多很多人，虎背熊腰的，侏儒的，天仙的，丑八怪的，说没就没了，说吃不上晚饭就吃不上晚饭了。

可是等找到合适的词，电话却响起嘟嘟的声音。

我撕破喉咙，大喊“操你妈”，天空轻易地把声音收走。我又将手机砸向石块，那东西只跳了一下，便找个草丛安静待着了。我慢慢靠上树，跌坐向树根，坐成一尊冷性的雕像。不久，媛媛的电话打过来，我又知自己心间其实埋着汹涌的水。媛媛一说“对不起”，我的泪水便冲出眼窝，汨汨有声。

我说：我只是想见到你。

媛媛忽然明白了，带着饭盒就往这片距大桥二十七米的树林赶。她气喘吁吁的身影越变越大，我挣扎起来，展开双臂，摇摇晃晃地迎接她，抱她。她的胸脯踏踏实实地顶上我的胸脯，我便像走近篝火，身体生起一层层的暖来。

用调羹捞完铝盒里最后一口饭后，我静静看着发怔的媛媛，说：我吃饱了。

媛媛的口里冒出蚊子一般的声音：我背叛你了。

我说：你说大声点。

媛媛摇着头说：对不起。

我慢慢走过去，抱紧她，箍紧她，箍得两人都不再抽搐了。

后来，阳具热了起来，我去翻她毛衣，可媛媛泪眼婆娑地拦着。

媛媛说：说你原谅我。

我说：我原谅你。

然后将毛衣拉下来，却忽见她的上身跟着一起血淋淋地拉了过来。我突然醒过来。眼前哪里有电话，哪里有媛媛，眼前只有肥肿的下午一层一层浮着。

1998年2月14日傍晚

远天变成硫黄色时，一个白衣老头一截一截变大，走向这里。我想这就是要等的北京专家，便舞着手迎上去。我想告诉他，远地儿没尸体了，我们一起回去吧，可他却像个收破烂的，走走停停，拿着枝条在地上辛苦地拨来拨去。

我赶到他面前，敬了个礼。

老头抬起吊睛白额大头，说：会阴很好，臀部也不错。

我忽然闻到此人嘴里喷出的马粪味，心间晃当一下，下起暖烘烘的雨来，可是老头又撂下我，在一边蹲下了。他戴好手套捡起那只烧焦的右手，眯眼看了很久，又小心放下。

看到那个躺着的上半身后，老头用枝条指着它说：你看，胸部以下没了，是什么情况？

我说：距离炸弹应该很近。

老头说：不，是炸药，你没闻到硝铵的味道吗？你能形容这一路的尸体吗？

我说：都是血肉模糊。可能有的伤重点，有的伤轻点。

老头说：你长长脑子。车边是不是有两具整尸？他们衣服是不是还在身上？上边是不是还有很多麻点？

我说：是，是。

老头说：说明什么呢？

见我没反应，老头又说：说明不是炸死的，是被冲击波活活冲死的。你想，人飞出来，先和车窗户有接触，出来后又和地面有接触，铁人也报废了。但是他们顶多是个炸裂伤，不像面前这具，明显是炸碎伤。炸碎了，就说明他待在爆炸中心。你看他右手飞了，说明什么呢？你说说看。

我说：他身体右边靠近炸药。

老头说：准确说，是他用右手点着了炸药。

老头又说：他的会阴和臀部保存得不错，又说明什么呢？

我想到会阴和臀部对位，很难同时完好，支支吾吾起来。

老头点着我的太阳穴，说：都给你指得这么明。他是蹲着点的。蹲着，火药就炸不到屁股和鸡巴了。

老头又说：在离电车西南方向三十米处，我们找到另一具胸腹缺损的尸体，他是两只手都炸飞了。你说因为什么？

我说：可能两只手抱着炸药。

老头说：总算对了。你看着，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画出电车爆炸前的样子了。左边多少位置，右边多少位置，坐什么年纪、什么身高的人，坐哪里，什么坐姿，我相信都可以画出来了。司机的位置在这里，毋庸置疑。我听说司机受伤不大，这就说明他距离爆炸点偏远，这样我们可以判定，爆炸点在后车厢。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找到两具胸部以下缺损的尸体，而且分别被抛到西南和东北方向的最远处，这说明是他们引爆了炸药。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待在一起，一个面向司机坐着，双手抱炸药，一个背对司机蹲着，点它。至于其他人，复位也容易，损伤重的靠炸药近，损伤轻的靠炸药远，右边受伤说明右边靠着炸药，左边受伤说明左边靠着炸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几具特点鲜明的尸体请上车了。我感觉那个背部一塌糊涂的男子，当时在歪着身子亲别人，因为距他不远的一具尸体正襟危坐，只是炸掉了手

臂。我感觉还有一个小偷，他的手被破损的皮革缠着，像是要抓什么东西，却什么也没有，我估计是钱，钱烧掉了。我还听说售票员没事，但是面部一片漆黑，我估计她当时应该发现了情况，想过去看，结果刚抬脚，炸药炸了。

老头说到梗阻处，忽见我仍是汗如雨下，便没意思地丢下树枝，说：可以收了。

我郑重其事地戴上橡胶手套，把尸块和物品小心翼翼捡进塑料袋，又塞进编织袋，试图挽回一点好感，可是腰一次次折下，便没气力了。我想歇息下，又不敢，只是默念，事情总会结束的，结束了就回家拉媛媛的手，鞋也不脱，睡死过去。

收拾停当后，我挺了好几腰，心思老头会和我一起抬编织袋，可他却傲慢地丢下一个眼神，然后打着手电，跟着一晃一晃的光芒，走前头了。我把编织袋扛上肩膀后，抬头看了眼大桥。那里，一个个人在忽明忽暗的警灯照耀下，像是尸体一具具站起来，像是收割完庄稼，相约回家，像是遥不可及的幸福。像是要抛下我。

1998年2月14日晚

下车后，我看见刑侦大队操场好像个屠宰场，堆满大大小小的编织袋，副大队长是算账师爷，在昏灯下点数。不一会儿，他扔掉账本，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两只手捉住老头一只手，握起来。

我拉开车后厢，拉出尸袋，小心听着他们聊天。副大队长说数出了二百零二袋，吓死人，老头说没什么没什么。我怕老头接着说，你们怎么还有这么弱智的警察。

卸好尸袋后，我过去和副大队长汇报，副大队长只唔了一声，我便要像个屁一样飞走，却不料又被他伸手拉住。副大队长说，你带首长去洗澡。我好似驴儿跋涉归来，背上忽又被重物压着了，脸上苦

起来。

澡堂里，水柱砸向马赛克砖，好像下雨，我拿毛巾狠狠搓洗身体，好似血污永远搓洗不完。未几，我看到老头走回更衣处，在那里用干毛巾搓隆起的腹部和灰茫茫的阴部，像搓一只伤痕累累的皮球。我把头伸进水柱，想你老快点走啊。

可是老头却坐在那里抽烟。眼见抽完，又接上一根。

我穿好衣服后，老头说：走，一起吃饭。

我说：我还是不去吧，我去不合适。

老头呵斥道：让你去，你就去。

我是在那时知道绑架一词的，好似刚和莫斯科的情人度过第一个甜蜜的夜晚，便被差役架着往西伯利亚走了。我每往酒店走一步，便觉媛媛身体往水里没一截，走到门口，亮如白昼的灯光扑来，我咯噔一下，看到媛媛彻底沉入水中。湖面寂静，世界寂静了，无数亲热讨好的“你好你好”声却纷至沓来。

进包厢后，副市长起立鼓掌，隆重介绍：这位就是张其翼张老，公安部首批特聘的十大刑侦专家之一。大家欢迎。

老头也不谦让，落坐于上位，然后四顾看去。桌上好似开了个蔬菜园，百合、土豆、苦瓜、茄子、青菜、玉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老头冷笑道：你们做西红柿鸡蛋汤是不是连鸡蛋也舍不得下？

副大队长鞠躬道：主要是怕心情不好。

张老说：心情不好算什么，心情不好也要吃饭啊。

副市长忙拍巴掌，把服务员喊来，说：有什么风味特产，尽管上。

又对张老说：我们地方小，不懂规矩，张老不要怪罪。

张老说：不怪。就来一瓶二锅头，一盘红烧肉，一盘腔骨，一碗猪肘子。小妹，速去。

我心里像被杀了一刀。世上拖人事莫过喝酒，敬酒还酒，还了还要敬，要么到中央，要么到地方，不矫情到凌晨不算完。我低下头，从这毫无用处的喧哗声中抽身出来，死盯着手机看，那上边的时间许久不变化一下，那上边一分钟慢似一世纪，那上边只写着永恒的四字：“中国移动”。我像从上课铃响起便开始憋尿的学生，坐立不安。许久，我又去想媛媛长什么样，却是什么也想不出，心下便有蚂蚁一行行，焦灼地爬。

正迷糊间，忽听副大队长从天上喝下来：老二，干什么呢？

我匆忙抬头，见红丝丝的肉片、肥硕硕的肉块和拦腰斩断的骨头，正冒着欢腾的热气，而张老已然夹好一块，要赏给我。一股酸水涌上喉间，可张老还在挑逗：闻一闻，很香的。

我闭上眼，生生把酸水吞了回去，张老嗤了一句，又去夹了三片，招呼大家：吃，吃。

大家说好，却只拨弄蔬菜，而张老早已将肉汁从唇间咬飞出来，我看得魂飞魄散，便又低头瞅手机，没有未接来电。我想把它恢复成鸣音，又怕不懂规矩。抬头时，张老又从碗内夹出肘子，大家唯恐被点名，埋头扒饭，个个把口腔塞得严严实实。

张老有礼送不出，愤愤地把肘子丢回碗内，那油汤猝然飞出，副市长已然控制不住，吐了，我们受领导启发，个个鼓起嘴巴。张老大嗤：你们干什么公安？拂袖而去。我们面面相觑，不敢赔罪，不敢挽留，只愿他走快点，他一走，我们就自由了，就欢快地吐起来，有的吐完，觉得不到位，抬头看看腔骨的血盆大口，继续吐起来。

我擦嘴时看到同事揉太阳穴，便问：你白天不是收尸吗，怎么也怕？

同事说：白天收东西，晚上吃人啊。说完眼泪出来了，我也出了些眼泪。我想这样也好，牢坐完了，解放了。却不料副大队长扔掉餐